

<<山海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山海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62986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62982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(法)儒勒·米什莱

页数：188

译者：李玉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山海经&gt;&gt;

## 前言

我划着小舟，穿行在漂浮的灯心草之间，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。

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，就连鸟儿也不知道。

想到这一点，我喜不自胜。

陪伴我身边的，只有静水中我的倒影。

于是我翻开书，重读米什莱的诗。

《鸟》、《虫》、《海》、《山》，这些宇宙的史诗，就应该这样阅读，远离尘嚣，在一座偏僻小岛，在大地的怀抱。

不要问我你们该携带什么新书去度假，那样我就会回答：“没有什么新书。

你们就带上《鸟》、《虫》、《海》、《山》到矮树林深处重新阅读。

我可以肯定，你们会以为还没有翻阅过。

” 啊！

在六月的一天清亮的早晨；多么容易理解诗人卓越的倾向！

他对莺和蜻蜓，对橡木和山楂树怀有的兄弟般好感，具有某种我说不清的城里人的做派。

在这里，在这生命悸动的岛上，人真的就感到自己是草虫、蝴蝶、极细小枝叶的亲戚。

我半卧在草坪宽宽地毯的一端，想象自己也跟旁边的杨树一样，紧紧依恋大地，仿佛感到我在杨树皮下所听见流动的汁液，也同样在我清爽的肉体内上升；我依赖它们的生命力而生活，一种自由而又自豪的生命力。

我像它们那样，一动不动，默默无声，在激赏的阳光中沉思，久久遐想大地的秘密。

我倾听着一只鸟儿的啾啾、一只虫儿的唧唧，理解了这些初始的语言，在树木与我共享的汁液中，汲取了一颗友爱的灵魂。

自不待言，我绝不会折断一只苍蝇的翅膀，绝不会碾死极弱小的蚜虫，那样我就会认为自己犯了凶杀罪。

从前，我阅读米什莱眼含热泪，讲述他可能第一次杀害一只昆虫的这几页文字，不由得微笑起来。

现在，我领会了他的眼泪。

我怀着友情注视着草地上的盲蛛和蚂蚁，这些小生命来自共同的大家庭，我觉得哪怕是加害一个小生命，我也要给我这阴凉的静处增添几分悲凄的色彩。

就连折断一根树枝我也得犹豫，惟恐看到从伤口喷出血来。

置身于高高的草丛，忘情于一片绿色的寂静中，人就会逐渐感到一切都活跃起来，一切都活了，就连阳光晒热的白石头也有了生命。

于是对生命，心中便升起一股极大的崇敬。

渐渐地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同体：走路突然践踏、伤害了植物，自身肉体也会感到伤痛。

米什莱就由衷地具有这种意识：人与大地最年幼的孩子之间，存在着亲缘关系。

他那种善心令人赞叹，只因他在任何生物体内，任何事物体内，都听到了共同的生命和友爱的气息。

太阳升高了。

万缕金丝雨，透过枝叶，给草坪打上点点活动的黄斑。

现在一定是酷热难耐了。

我望见杨树干后边一段小河，河水沉睡，白花花稠稠的，好似融化了的白银。

一种颤动的寂静，降落在极度兴奋、陶醉于阳光中的乡野上。

然而，我所躲藏的这个枝叶茂密的角落，这间幽室，却保持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清爽。

热风时而刮过，好似火热的亲吻，让凉快的树荫产生快感而急速战栗。

合上书，我便思考，一边阅读这首诗关于大自然的续篇。

噢！

我们如今的诗人多么盲目，思想多么狭隘！

他们舍近求远，到已逝人民的传说中，寻求虚假的灵感，费尽心机去复活那些老神话，却无视大自然真实的广阔天地。

## &lt;&lt;山海经&gt;&gt;

今天我们知晓，苍白的神明并不隐藏在树皮里和花蕊中。

科学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境界更高的诗歌，现实已经显示了比寓言更伟大。

古代那些讽喻已经变得冷冰冰的了，比较鲜花的真爱和树木的真实生活，就显得幼稚可笑了。

在米什莱的作品中，读一读玫瑰是如何爱的，橡树是如何出生并长大的，那么你们就会像对一个害羞的妹妹似的关心玫瑰，就会像对一个比你们优秀的兄弟似的关心橡树。

明天的史诗就在这里，在发现天和地幽深而温馨的奥秘中，在生物和事物的崇高的自然史中。

米什莱作为第一批成员，怀着无限的激情，跪拜共同的伟大母亲，为此他将永世享有荣名。

面对生命的无限，他浑身颤抖，既惊恐又心怀希望。

他叩问昆虫麋集的世界时，一定忘掉了人，比起不计其数的无限小的族类，我们的民族简直少得可怜。

总是不断地出现新生物，地球的活力，一直体现到最不起眼的一滴水中。

而所有这些生物，受引领世界的原动力的推导，都那么活跃，走向一个目标。

任何神话，都从来没有虚构给人这样一个现实概念的故事。

我边想这些事物边注视身边的草地，目光落在绿得发亮的草茎上。

一簇青草就是一块未知的土地。

我所观察的这块土地上，就有街道、十字路口、整座城市。

我看清深处有一大片暗影，那是正在凄然腐烂的春天的叶子；继而，细茎往上升，拉长，又打了弯儿，姿态十分曼妙；这些是纤细的柱廊、断桥、凯旋门，巴比伦式的一整套建筑。

这个世界有居民，比节日期间一座巴黎广场还拥挤；各种虫子在柱廊下往来穿梭，默默无声忙碌着，好似匆匆忙忙去办事的人。

我不免想道，在这块巴掌大的土地上，能有数百万的微生物，我的肉眼看不见，却感到约伯所说的神圣恐怖的战栗传遍我的肌肤。

如果说不计其数的昆虫，打开了生命无限的渊薮，那么鸟类翅膀的国度，就是我们乡野的歌声。

在这里，米什莱的呼叫就是自由的一声呼叫。

翅膀！

翅膀！

云雀直冲云霄，在拂晓放飞希望的歌，不断升空，直至见到日出的第一缕阳光，在米什莱的眼里，这种形象正是人类穿越岁月，冲向正义和真实的宁静高度。

鸟儿的诗篇，其实也可以说，正是一首人类的、聪慧的诗歌。

筑巢，孵卵，都是一首首美妙的田园诗。

但愿我们的诗人沿着篱笆走去，给我们讲讲红喉鸟儿的爱情，这要比他们大谈印度和希腊的神更能打动我们。

从早晨我就注意到，在我附近山楂树丛中，有一只莺正在筑巢；在这僻静的地方遇到一个生人，起初它不禁恐惧，后来慢慢习惯了，把我当成了一个并不碍事的朋友，几乎就在我的鼻子底下叼草茎，缠绕编织。

干吧，可怜的动物，我不会来捕你的孩子。

我在这幽深的隐居场所，就这样一直呆到傍晚，很高兴忘记了自己是人，自以为跟虫儿和鸟儿一样自由。

到了暮色苍茫的时分，我恋恋不舍，又操起桨，任小舟顺流而下。

双桨拂到水面，在暮晚朦胧的寂静中，发出轻柔而单调的声响。

一天结束了，每人干完了活儿，大地上的车间都关门了。

我想到那些可怜的姑娘，她们在我们城市的车间里劳作，累得眼睛通红；我又想起儒勒·西蒙一本好书，《女工》这部伟大心灵之作的某些段落，不免心中暗道：我们已经把一切，甚至把劳动都玷污了。

在我们这里，有富人和穷人，还有为供养这个世界的幸福者而干活累死的贫苦的不幸者。

在田野上，只有劳动者，每人挣自己的面包，正因为如此，一天劳作结束，农村那么静谧，堪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的城池。

## <<山海经>>

我们若是愿意倾听的话，草场和山峦能给我们上多少课程啊！  
当米什莱歌唱自然之诗的时候，我们感到他考虑的是人，他把动物当做我们的典范，把树木和山峦视为我们的榜样。

在《山》这本书中，他带着我们攀登那些纯净自由之风劲吹的山峰。

对他而言就是这样，自然科学总是持续揭示进步的法则。

他坚定地相信，等到我们终于相互了解的那天，我们就会如兄弟般相爱，而科学一旦阐明事物和生物密切的亲缘关系，世界就将沉浸在一座大熔炉里了。

船桨在静静水面上歌唱，而我梦想着这种善世的未来。

无限的温馨抚慰着乡野。

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宁静，充满了遥远的祈祷和歌声。

淡淡而颤动的天际逐渐扩大，恍若在夜色中隐没之前，最后呈现的一种幻象。

## <<山海经>>

### 内容概要

船桨在静静水面上歌唱，而我梦想着这种善世的未来。  
无限的温馨抚慰着乡野。  
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宁静，充满了遥远的祈祷和歌声。  
淡淡而颤动的天际逐渐扩大，恍若在夜色中隐没之前，最后呈现的一种幻象。

《山海经》为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米什莱所写的、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出版界享誉一时的系列科学散文《山》《海》的节选本。

《山》取材于作者的世界之旅，讲述所见所闻，展现了山的高大、宽容及趣味，以及人类同这种高大自然物的友谊关系；《海》写的是海的自然生态，追问每种生物小小灵魂的秘密，力求洞彻大自然的精神。

《山海经》文字笔端富有灵感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活跃的想象，显示作者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，同时也是诗人，是大自然出色的描绘者。

## &lt;&lt;山海经&gt;&gt;

## 作者简介

李玉民，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，1964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，到法国勒恩大学进修两年。

后进入教育界，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。

教学之余，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，译著五十多种，约有一千五百万字。

主要译作：小说有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，巴尔扎克的《幽谷百合》，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莫泊桑的《一生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羊脂球》等；戏剧有《缪塞戏剧选》、《加缪全集·戏剧卷》等；诗歌有《艾吕雅诗选》、《阿波利奈尔诗选》等六种。

此外，编选并翻译《缪塞精选集》、《阿波利奈尔精选集》、《纪德精选集》；主编《纪德文集》(五卷)、《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》(十卷)。

李玉民的译作中，有半数作品是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。

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，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。

李玉民“译文洒脱，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”(柳鸣九语)。

儒勒·米什莱 (Jules

Michelet, 1798 - 1874)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，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，被学术界称为“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”。

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来撰写历史著作，令人读来兴趣盎然；他以历史学家的渊博来写作散文，情理交融，曲尽其妙。

著有历史著作《法国史》、《罗马史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，散文著作有《飞鸟》、《大海》、《人类的圣经》等。

## <<山海经>>

### 书籍目录

宇宙的史诗——代序

译者附记

山

白朗峰的前厅

白朗峰冰川

冰川之谜

阿尔卑斯山脉

瑞士的眼睛

阿尔卑斯山脉(二)

比利牛斯山脉

比利牛斯山脉(二)

神秘的极地

火山

海

岸边观海

沙滩、石滩和悬崖

沙滩、石滩和悬崖续篇

水圈、火圈——河流与大海

海洋的脉搏

风暴

1859年10月的风暴

灯塔

繁殖力

奶之海

粒子

血之花

世界的建造者

鱼

鲸

美人鱼

万国的新生活

## &lt;&lt;山海经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在登白朗峰之前，我早就看了格林德尔瓦尔德，很容易接触的一处冰川，周边保持原态，不像许多别的冰川那样，修理得面目全非，过分营造了人为的效果。

格林德尔瓦尔德冰川，我是猛然间看到的，没有思想准备，突然惊现，未加思索，也没有联想文学的篇章：文学的记忆，在这里不但毫无意义。

还会歪曲真实的印象。

我的第一反应是：它天真而强烈，既惊异又恐怖。

清晨，我离开了喧闹的因特拉肯镇，以及汇聚在那里的庸人，来到格林德尔瓦尔德村，下榻在一家设备极好的旅馆。

一进客房，里面不亮堂，也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；然而，当店家打开一扇窗户，我转过身去……这扇窗户，一下子灌进来阳光。

在我看来，狭小的窗框漫溢进来的不知何物，庞大、耀眼，还在运动，径直朝我冲来。

的确，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景象。

这是一片光海，似乎就在玻璃窗外，势欲进来。

涌进来的强烈效果，不亚于一颗流星突然陨落在地球上，撞击出炫目的强光。

第二眼，我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离得并不很近。

它那样子似乎在向前进，但是在相当远处及时停下了，还在我步履能及的地点。

怪哉！

它静止不动，却恍若在运动中！

它行进在半路，仿佛被逮住，就地僵硬石化了。

这种景物必须远观，近看没有虚无缥缈的诗意，却会觉得无比粗糙，无比崎岖，无比艰险。

试想一下，有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大路，也许宽达两公里，布满深沟辙道，坑坑洼洼，极为颠簸。

从那里驶下来的，是什么样可怖的马车，或者是什么样的魔鬼车呢？

在那之间，立着许多水晶体，并不晃眼，倒像一张甜甜的面孔，高约十五尺到二十尺，呈现一种灰白色，有一些则近乎浅蓝色，如同某种酒瓶绿，色调暧昧而凶险。

这面斜坡，显然是很大一片冰海的一次倾泻，而那冰海的边缘，看得见就在山巅，一条生硬的线印在蓝天上。

整个景象辉映着阳光，有一种原始的坚硬，是对我们居住在下面的人极大冷漠的结果，我可以这样说吗？

是一种有恃无恐的态度。

因此，我丝毫不感到奇怪，就连索绪尔那样平和、那样明智的人，登上这冰川都不禁义愤填膺。

——同样，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些原始巨物的蔑视和挑衅。

我相当粗暴地对它们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目空一切！”

你们生存的时间比我们长久一点儿。

然而，山啊、冰川啊，在我们的思想高度面前，你们这一万尺高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”我打算走到近前看看冰川，于是从村子往下走，到达它的边缘，再深入进去。

人口有各种各样的。

此时，冰川开口狭窄，也不高，外观明亮而光滑。

进到里面，处处滑溜，还有危险的斜坡，不知滑向何处。

斜坡上方，有两三层淡蓝色的拱顶，开裂的缝隙，看上去很刺眼，那种透明提示人们留神点儿。

最意味深长的，莫过于有一簇美丽的花，经过多少岁月，一直镶嵌在那里，透过冰显示它那鲜艳的色彩。

在那里禁锢，就肯定能保存下去。

这种丧葬的长久展示，比任何死亡的形象都更令人惊心动魄：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永生，可悲地扮演着生命，永远也不可能返回大自然，回到休息的状态了。





## <<山海经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《山》这本书中，他带着我们攀登那些纯净自由之风劲吹的山峰。对他而言就是这样，自然科学总是持续揭示进步的法则。他坚定地相信，等到我们终于相互了解的那天，我们就会如兄弟般相爱，而科学一旦阐明事物和生物密切的亲缘关系，世界就将沉浸在一座大熔炉里了。

--埃米尔·左拉           米什莱赋予大海一种朦胧的动物性、一种有意识的母性：他讲述这些事物，有他独特的语言，每句话都打开一个深渊。

--皮埃尔·洛蒂

## <<山海经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山海经》是慢读译丛之一。

<<山海经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